



闲话

## 童言有理

□ 王玉初

“我就是喜欢开心。”这话,四岁的儿子和我说过若干次。我一直不以为意,总觉得孩子就是习惯笑眯眯。后来知道,儿子常笑眯眯的,不但讨老师喜欢,还深得同学的认可。老师给他的评语是,“喜欢看到你总是笑眯眯的样子。”与同学相处时,他略显调皮,却总能带动其他人与他一起玩游戏。

因为爱笑,当别的小朋友哭闹着不想上学时,他总是在催我,“爸爸快点,不然上学就迟到了。”当别的小朋友还要大人牵着送到老师手上,他早就习惯了听到铃声就排队独自走进幼儿园。爱笑的人,人缘不会差;喜欢笑的人,生活总是亮的。儿子的欢笑,给我们全家增添了欢乐与幸福。笑一笑,十年少;笑一笑,解千愁。一个人的成长,莫失童心,莫忘笑对。

“我老师教的”,是儿子常说的一句话。走在路上,儿子冷不丁地说出围墙上

宣传标语的一个字,或背几首古诗,又或者唱起《卖报歌》等。对孩子的进步,做家长的自是喜不自禁,便问道,“你是怎么学会的呀?”儿子不假思索地说,“我老师教的。”除此之外,他回家吃饭,把碗里的米粒吃得干干净净的,说是“光盘”。当然,他还不忘加上一句,“我老师教的”。他放学带回一本儿童书,里面有找规律,找路线等学习内容,他指给我看,满脸的自豪。我夸他学知识长本领,他回我一句“我老师教的。”

一句简简单单的“我老师教的”,是童心,是本心,亦是一份感恩之心。吃水不忘挖井人。鸦有反哺之义,羊知跪乳之恩。童言童心知感恩,一生莫相忘。

“她是我同学。”儿子给我介绍那个在他脖子上抓出两道血印的女孩子时,没有丝毫的怨气,有的是包容与大度。那天,幼儿园的老师在微信与我说,“儿子在学校与一个女生发生了点矛盾,那个女生的手指甲长,在孩子的脖子上抓出了两道血

印子,已上好了药。希望家长能互相体谅。”对这种问题我一向由着儿子自己去处理,便让老师放心好了。回来后,儿子和我说,“今天我失败了。”我故作震惊。儿子指了指脖子,确实有两道印子。他说,“今天,小果抓我,把我抓伤了。”我噗嗤一笑,“咱儿子是男子汉,让着女生一点就是了。但下次不能再打架。”儿子与我说起这事,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委屈状,这令我很欣慰。

后来才知道,当时是儿子先不小心碰到了小果,小果便抓了他一下。晚上,小果的妈妈带着小果来我家,似有抱歉之意。我们正想客套几句。儿子已欢快地迎了上去,笑着介绍,“她是我同学”,并拉着她的手一起去玩积木了。在学校,儿子与小果一直是好朋友。小小年轻,懂得不计较,这份大气,真的挺好,真希望能长久地保持下去。

童言有理,童心可爱,意蕴悠长。大人,有时不妨俯身向孩子们学习。

美食

## 又到蚕豆上市时

□ 季宏林

清晨,上公园锻炼时,路过一个菜市场,忽见蚕豆开始上市了。

卖蚕豆的是个乡下老人,鞋子上沾着泥土,面前摆着一堆蚕豆荚。他一边剥着豆子,一边招呼着顾客。

我称了两斤蚕豆,回家让妻子煮粥。时间不久,厨房里飘起了一阵阵清香。揭开锅盖一看,粥与豆子都变为温润的藕荷色。那些豆米儿,有的饱满如初,有的微微绽开。吃着又香又嫩的蚕豆,不由得又想起了往事。

那时候,天蓝蓝,水清清,金黄的油菜花地里,开着紫蝴蝶一般的蚕豆花,好看极了。我们快活得像一只只兔子,在地里撒着欢儿。蚕豆刚结荚的时候,就被我们这帮馋虫摘了尝鲜——青涩中略带甜甜的滋味。

气温一天天地上升,油菜、麦子一天天地成熟,蚕豆荚也一天天地饱满起来,就像孩子们腆起的小肚皮,滑溜溜,亮闪闪的。

母亲头顶着烈日,在布谷鸟的阵阵啼叫声中,挎着篮子轻快地走向地头。她弯

下腰来摘豆荚,身子淹没在一片青黄色的庄稼地里。

母亲剥蚕豆的速度很快,她拾起豆荚来,用手指头一夹,“啪”的一声,豆子便从荚里跳了出来。

母亲用蚕豆米做菜、做汤,或豆米炒韭菜,或豆米炒鸡蛋,或做豆米蛋汤,或做豆米肉汤。几个菜摆上桌后,父亲给自己和母亲各倒一杯酒,两个人对饮起来。我们姐弟四人坐在一旁吃饭。这是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。

母亲煮蚕豆粥时,先用旺火烧沸,然后用文火炖,这样煮出来的粥更入味。粥煮好后,她揭开锅盖凉着,端来一碟豆米烧咸菜,摆放在餐桌上,就忙她自己的活去了。

当太阳升到丈把高的时候,起早去地里干活的人回到了家,盛起一大碗凉了的粥,呼啦呼啦地吸溜起来,转眼间几碗粥便下了肚,顿感饥乏尽消,浑身又来了劲儿。

我最喜欢的一种吃法,就是用针线将蚕豆一粒粒穿起来,最后打个结。趁母亲

煮饭的机会,我将一串蚕豆放下锅,蒸熟了后用冷水浸,然后套在脖子上,一边玩耍,一边摘豆子吃。

待蚕豆老了后,母亲去地里拔桔秆,放在烈日下晒,做我们爱吃的五香豆子。她用水浸泡蚕豆,再倒进一只焜罐,加少许盐、五香粉和八角,放进灶膛里煨。开吃的时候,添加些蒜泥和麻油,用做茶点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冬闲时,母亲炒一些蚕豆,装在一只陶罐里,随时可以取食。大人、孩子串门子的时候,随时抓几把揣在荷包里,边走边嚼,特别有滋味。如果肯花几毛钱,还可以买点蚕豆花尝尝。每年腊月,母亲都会炸些蚕豆花,味道丝毫不比商店里的差。

如今,久居城里,我远离了农事,对时令的察觉也变得迟钝了。直至蚕豆上市的时候,这才发觉又到了一年夏收的季节。

一天,独自住在乡下的母亲突然打电话,她在那头问我什么时候回老家,她给我备好了一袋新鲜的蚕豆。我忙答道:妈,这个礼拜天我一定回家!

旧事

## 挑水喝已成往事

□ 苏牧

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,假期陪老父亲回家乡看望仍健在的三奶奶。在途中父亲若有所思地说:“几十年没回去了,到了村里先去看看东头的甜水井。”当驱车从东面进村时,那口井的位置上矗立着一座漂亮的小二楼,爷儿俩一下子都面带惆怅。而我这个当年曾经挑过水的人,瞬间把思绪穿越至少年时。

那时各家各户都有一副水桶,每天到那口井里提水。特别是在早上,挑水的人特别多,井台边水桶排着长队,满满一桶水提上来,或多或少会洒到地上一些。春夏秋季还好说,一会儿就干了,可到了冬天,井台上会结起厚厚的冰,挑水的人踩在上面,弄不好就滑个跟头。小学时的学校紧挨着水井,大家就在老师的带领下,每天中午放学后趁着天气暖和,男孩子们用铁锹把冰铲掉,女孩子们则从旁边的坑里挖来沙土铺在井台上。

我十二岁那年,父亲在城里上班,哥哥也参加工作了,去了县城,他们星期天才回来。每当哥哥歇班回家,第一件事就

是挑水,父亲星期一离家前也总是把水瓮灌满。而有时等不到父亲和哥哥回来,水就用完了,这样就只能我和母亲“上阵”了。

我个子长得还算高,挑起扁担来水桶刚刚离开地面,遇到土路不平时,水桶就在地上前后左右乱磕。大人们教我把扁担上的铁链子卷起半圈,前面朝左卷、后面朝右卷。这些小问题容易解决,最难的是我们娘儿俩不会从井里向上提水。起初母亲带我到井台那里,请人家帮忙提上来,然后俩人替换着往家挑,有时母亲忙着做家务,我便硬着头皮一个人做这事儿。

总不能老这样麻烦人家,我想自己学会提水。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一是要有胆子。井口直径大约一米半,站在井边往十几米深的井里望去,水面上倒映着我的影子,且不停地来回晃动,一时间头也晕腿也软,唯恐一不留神掉进去。二是技术问题。不会干的人打不到水,还总把桶掉进去。我想了个办法,把井绳上的铁钩子和水桶用细绳紧紧捆在一起,然后将水桶落到水面,猛地把井绳往旁边一

带,让水桶扣在水面上,等桶沉下去再往上提井绳,一桶水就打满了!我提不动一桶水,就把井绳左右摇晃几下,让水洒出去一些,再往上提。

几年后村里打了机井,父亲用一根长木头做了个架子,把它搭在小拉车的车轱辘上,一次能推六桶水,既安全又省力,这样,家里的吃水问题基本上让我承包了;后来兴起了在院子里打水井,用压水机往上抽水,我家率先打了井,困扰多年的挑水问题终于解决;再后来自然就是村民都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。

也就是在家家通自来水的那一年,我随父母到大城市生活了,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这次回乡探望三奶奶,我们坐在老人家宽敞明亮的大厅里,堂弟热情地从饮水机里打水泡茶,请我们喝。我由衷赞叹家乡从水井挑水、机井推水、院里抽水、喝自来水,到如今拥有了饮水机,变化真是太大了。也许是情景使然,早年挑水的情景还会时时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,久久挥之不去。

诗苑

## 夕阳(组诗)

□ 杨汝海

秋天

秋天远了  
唱着歌走远了  
榕树泰然在落叶中

坚持下来的秋天  
像固守我的家园  
真实与虚幻  
被风吹成许多事物

我往前走  
不像一颗坚持的果子  
果子与节日的果盘  
不属于同一个季节

## 四环路上的蛙鸣

离我最近的池塘  
隐藏在马路边下面  
在城市森林的覆盖下  
恍然间冒出几声绿色的蛙鸣

这像是我的童年  
故乡的呼唤  
红土高原流畅的音符  
久违了太久了

池塘涟漪着的波纹  
好像穿越了许多乡愁  
现今乘着银河的波涛  
破窗而入

## 夕阳

西边的太阳  
匆匆带走了许多事物  
零碎的光,撒在  
一座花园里。点点淡化  
我徘徊的小径  
紫色,红色,黄色的花  
依然缤纷在田野上  
一种生活的风景  
让我怦然心动  
父母坐在夕阳下  
和一朵玫瑰谈心

## 鸟语

我的道路。遗址  
不轻易吐露大海的贝壳  
时常梦见一场大火的燃烧  
煮雨做好的晚餐  
去大河源头汲水,睡意  
刚好被翅膀叫醒,风和日丽  
从早晨到早晨  
源自一次列车  
由西向东的游荡

鸟飞走了  
枝头还在半空中挥动

吉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